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五 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二十五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五

宋 王宗傳 撰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有所濟者君子之才有所待者君子所以全其才有是才矣而不知所以全之則或恃其在我者而不知相其在彼者鮮克有濟矣夫乾以剛健之才運乎萬

物之上則莫我或抗今也處乎坎險之下前有險而未可逞吾有才而未可恃當是時也能无待乎此卦之所以為需需須也有所待之謂也至誠自信全其在我而不拂其在彼者此需之道也惟能盡需之道則時行乃行險不能陷故需之九五位乎天位而有中正之德以乾德之發用而不窮者得位得時如此也此其為效豈不光亨矣乎故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然則有孚者乃需之道而有所須者乃所

以全其剛健之才者也將以全其才也而无至誠需時之心則未有不輕進躁動而自寘於陷敗之地其能免於困窮矣乎需之剛健而不陷故乾德之發用得位得時而爲需之九五此所以謂其盡需之道則曰有孚謂其有不困窮之義則曰光亨謂其得位得時而有正中之德則又曰貞吉也夫以剛健能濟之才而不陷於坎險則排大難定大患何往而不利故又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夫始焉有所須未始有功

也知有孚而已矣終焉有所往未始不利也故又繼之以有功焉則有孚者乃有功之本而有功者又有孚之效也噫孚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序卦曰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則需云者又有養物之義此象所以有飲食宴樂之說而九五亦曰需于酒食也夫雲上於天欲雨之象也故爲萬物之所需何須乎須此以養故也物

得所養則得其生矣故樂也飲食者所以養人也宴樂者所以樂其所養也人君之於天下也故非家至而飲食之也亦非人人而宴樂之也不過使之而各盡其耕鑿之利云爾此養天下之道也又使之仰父俯子嬉遊順適而无追胥勞擾之害云爾此宴樂天下之道也夫天下之心所以有待乎上者盖亦不過乎此也君子在上有以慰適天下之望而使之各盡其有生之樂焉此則需之義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天下之事勢有遠近之不同君子之處事亦隨其勢之所異需之坎險在前逼近則爲泥九三是也漸近則爲沙九二是也最遠則爲郊初九是也故迫近於難則欲致其敬漸近於難則欲處以衍最遠於難則欲其不失常也夫處无事之地則不可以越常而犯難初於坎水爲尤遠所謂无事之地也故曰需于郊

而以安常守分爲用者乃其所利也夫處无難之地
而不以犯難越常爲行而以安樂守分爲用庸何咎
乎或曰需之險在前也非无難之世以初九剛明之
才豈无救世之志歟曰當需之時位卑而時未可患
難未切於已而不可以輕試於難若以越常犯難爲
行孟子所謂鄉鄰有鬬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惑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
有言以吉終也

沙視郊則去坎水爲近矣然未之溺也故曰需于沙沙平衍之地也九二以剛居中故又曰衍在中也故君子之濟夫難也豈務與之交相爲敵歟夷然以寛裕自處亦還以寛裕處夫物而期於吾不彼攖彼不吾傾而已矣夫如是則始焉雖不免薄有所嫌小有所疑終焉釋然禍去而難平矣故曰小有言終吉此君子之善濟夫難也昔諸呂之難亟矣而陸賈乃從容於平勃之間未嘗少激其勢也俄而將相交歡而

左袒一呼呂宗覆矣若賈者可與論需之終吉也其

能身位俱榮宜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

敬慎不敗也

泥視沙則去坎水為已迫矣是與寇難相鄰已不容

髮矣故曰需于泥致寇至寇自外至而九三處内外

之交而與之鄰焉亦勢使然也今而謂之自我致寇

何哉曰警之之辭也夫禍難之至茍以爲時勢之使

然而我无與焉則或坐視其禍而不救者有矣或知救之而不知敬戒之術以致敗也亦有矣韓文公守戒之說曰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陷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内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强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故曰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此聖人警九三之辭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需之六爻由初九九二九三言之則在内者有以待乎外何也坎險在前故也故初之需于郊二之需于沙三之需于泥皆謂坎險之在前也由六四上六言之則在上者有以待乎下何也三陽上進故也故四之出自穴上之入于穴皆謂三陽之上進也而五之中正則又廣言人君待天下之道也是亦有以待天下也夫三陽以剛健之才在下而有待也亦久矣至

於六四則涉陰虛之地而莫過其進如入無人之墟

矣故四之當是衝也需其至而弗之入焉則有傷矣

爲四計者莫若出其窟穴而順以聽夫三陽之進若

安其位而與陽角焉所傷多矣血陰物也穴陰所也

皆謂四也夫方三陽之需于下也則指坎之地曰險

曰難曰寇曰災及至於四而三陽有必濟之勢也則

如蹈无人之墟而所謂曰險曰難曰寇曰災咸无焉

聖人闡闢陰陽之旨至是而益明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正中也

司馬溫公曰有孚光亨貞吉人君所以待天下之道也夫九五居中履正以待天下之需中則養天下而不過而有以盡時措之宜正則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此人君待天下之道也夫酒食所以養人也中正之君使天下皆足其量无求而不獲如酒食之適其醉飽焉此則需之義也而蘇東坡乃曰九五以酒食待乾乾必心服而為用陋哉斯言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出自穴謂當三陽之衝失所安也入于穴謂上與九三居相應之地不拒其進而初九九二皆因之而前不見傷焉得所安也夫在彼者有所待而來則在我者亦必有以待其來彼三陽者有待而來亦久矣故曰不速之客彼既有待而來而吾无以待之則其失大矣何謂待之之道曰敬之而已矣夫子戒司馬牛

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三人者雖九三獨吾應而九二與初亦吾所不失其親之人也故居需之終而獲吉焉夫上六以陰居陰當位也象曰不當位何也曰陽爲客陰爲主而且居一卦之上是不當位也不當位則失陰陽上下之義矣然敬則无失以陰而為主於上彼三陽者吾能敬以待之故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或曰六四之順以聽也則三客之來亦知敬之矣而且與初九居

相應之地何為其出自穴不若上六之安需于血不若上六之无所傷也曰三之應上也三居先焉而下二陽因之以進故上得所安而无所傷初之應四也初居後焉而上二陽不因之以進故四不得所安而有所傷也經曰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此之謂也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

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凡訟必有能訟之才亦必有兆訟之心有是才而无是心則訟何由而生有是心而无是才則訟何由而成訟之成體乾以剛居上剛則健而不可屈此能訟之才也坎以險而居下險則深而不可測此兆訟之心也以不可測之心而濟之以不可屈之才此所以訟也故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此以卦才言之也

坎之九二之剛實自乾來也而居下體之中是以成訟則二其致訟之主也夫以剛居中則中實中實有孚也天下之事无小大皆不可以匪孚而訟之匪孚尤不可也訟而匪孚則妄而已矣故訟以有孚爲本窒塞也惕懼也有孚而見窒則不得已而訟窒而不自惕則是好訟也二以一陽而居坎陷之中故為窒坎為加憂為心病故知惕中吉者夫剛未為凶德也過剛則凶矣故訟以剛得中為吉以過剛為凶終凶

謂過乎剛也上九之終其訟是矣夫訟所以求直吾情也吾情之既直則亦可以已矣而復不已則其於人也豈惟擠之罪䍐之地而後已而吾之爲德也亦不得爲吉德矣故曰終凶訟不可成也大人者謂九五也五居中履正是能以中正之道聽夫訟也故為天下之所利見夫天下之所爭惟中正可以已之故訟之所尚者中正而已蘇東坡曰夫使川爲淵者訟之過也天下之難未有不起於爭今又欲以爭濟之

是使相激為深而已朱子發曰剛險不相下君子小人不相容難始作矣聖人見其訟也戒之以中正戒之以不可成若濟之以爭是以亂益亂相激而為深矣漢唐之亂始於小人之為險君子疾之已甚其終至於君子小人淪胥以敗而國遂亡故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噫聖人示戒之意亦深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運水下注天下之物其行相違莫甚於此故爲

訟之象凡事終之不善始之不善也夫始善而終不善者有矣未聞始不善而終善者也故君子於作事之始必也絶其爭端窒其亂源使訟无由而生是之謂謀始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无訟之道舍謀始不可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以得中爲吉以終訟爲凶故於初而致其戒曰不

永所事而象曰訟不可長也初六之才柔而順者也非能訟也然當訟之時而亦有所不能已也故曰小有言謂得罪於四而在我亦不能无言也初六何以得罪於四乎曰初與四居相應之地四下應初疑二間已又疑初之舍已而比二也故當此之時初六不得其平而至於不能无言然二與五兩剛不相能而二方且自下訟上則亦何暇閒四之應而初亦何心以比二也故小有言而是非之辯如此其明也其初

亦非有罪者也故曰終吉以言初之於四始雖不得

无言而終相得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

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九五在乾在中孚則為同德在訟則爲不相能

之兩剛也夫二五之不敵故也而二自下訟之義乎

故曰不克訟邑人三百戶二之居有之資比之尺地

莫非王土一民莫非王臣奚翅於千萬也而二訟之

多見其不知量也逋竄也避也眚禍也掇取也二若反而安其在我而避其爲敵之地則可以居有其資而无禍患矣苟爲自下訟上而不知其爲不義則患之至也乃其自取也或曰訟之九二必與五訟予曰凡恃已之才不安其位分而怨天逆天者皆訟五之謂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訟者剛健之事而非柔順者之所能為也故初與三
皆云終吉然初之終吉即其初而知其終之有是吉
也三之終吉居其終而安享是終吉也夫三以柔順
之才而居下體之終是能以素分自足也何謂素分
從乎上者已之素分也謂本與上應故也故曰食舊
德貞固也厲危也貞固以自守而无九四九二上下
之交焉則雖處危險之極而終吉也或從王事无成
者夫訟生於其行之相違而天下之爭又起於矜功

而伐能三與上居相應之地以柔而從剛以下而從上而不以成功自居是能无訟也故訟之六爻不言訟惟三爲然夫一於守而不知義之所當從介者之所爲也一於從而不知義之在所守狥夫人之所為也而三則舉无是也故曰食舊德又曰或從王事无成而象則曰從上吉也朱子發曰竇嬰之於田蚡上下相激至亡其身不知六三之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

失也

尊則无敵无敵則義不可訟二之於五是也柔則不競不競則无與為訟四之於初是也故二與四皆曰不克訟四體剛履柔雖有能訟之才安於所止是亦能反而歸諸正邪故曰復即命渝命正理也賜不受命則不知所謂正理矣渝變也變前之為則能安於正理矣復而不變變而不安危也於正理何有哉夫訟非吉德也以知止為吉吉則无失德矣故象又曰

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夫九二之歸而逋九四之復而渝皆貴於知反者也故聖人皆以不克訟戒之戒之者懼其恃夫剛也然四有安貞之吉而二无有焉則知自下訟上者聖人所深惡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得時措之宜之謂中循天理之自然之謂正呂刑曰咸庶中正則中正之道獄訟之所以恃也尚矣訟之九五以天德居中履正而聽天下之訟則天下莫不

赴焉故彖曰利見大人而爻曰元吉元吉吉之大者
也夫九五之吉而大天下之人見大人而利舍中正
其可乎故利見大人尚中正也則知中正之道人情
之所同尚也九五元吉以中正也則知中正之道以
之者九五也舜語臯陶曰刑期于无刑民協于中中
也又曰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正也孟子以獄訟者
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而曰此天也而不知此中正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

敬也

上九以剛之極處訟之終此極已之剛而終夫訟者也鞶帶之為服者不純乎剛亦不純乎柔而為中體之飾六三之象也三本應上而以素分自足有從上之吉無他志也當此之時諸爻方訟而三實間於九二九四之間上九或疑其有上下之交也故終其訟焉夫以剛極而終夫訟而三以柔順不較應之或錫之鞶帶也然或錫之吾受之以為宜也夫何愧受之

不以其道而以訟受焉則雖得之必失之茲榮也祇所以爲辱也故三之從上則未始或失乎吉而上之以訟受服則亦曰不足敬也上九乾之終也乾爲日故曰終朝自三至上凡歷三爻三褫也夫訟逆德也上九以極剛而終夫訟而昧不可成之戒聖人所以愧耻上九也亦深矣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

之吉又何咎矣
師以一陽為衆陰之主居險難之地用衆之象也此卦所以為師夫用衆之道正而已矣所謂正者順夫理也用衆而不順夫理則攘襲變詐之為也以攘襲變詐為事豈足以服人心哉惟用衆得其正則足以服人心而為天下之所歸矣故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謂王道上於正也丈人者尊嚴之稱也謂九二也均是人也人之所以畏服順從之不暇者必其尊嚴

之人也有是正矣而又有尊嚴之人以行是正此師所以吉而无咎也剛中而應謂二之於五也行險而順合坎與坤而言也夫九二以剛處中中則剛而无過有以上應夫五也葢不殺者帝王之本心而命將行師者帝王之所不得已二而剛則既足以除亂而而解棼剛而中則吾君之心我實得之也故曰剛中而應戰危事也所謂行險也夫驅天下於險難之地而人不以為險難者是在我者有以順夫人故也蹈

危履險而有以順夫人其孰不惟我之從乎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夫殺戮之慘供億之苦勞民而費財所以毒天下也然殺人以安人害除而利至人孰不曰此所以安我也此所以利我也故相率而從之不暇此无他有以順之故也夫我有以順乎人而人亦還以從乎我此所以曰吉又何咎矣司馬溫公曰毒之者其志將以安之也若鍼砭所以已疾也所謂吉无咎者師以功成為吉以人心服從而莫之或

違爲无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散漫而不一者水也衆之象也翕受而无遺者地也君子之德也吾嘗謂用衆非小人之事也或曰古今小人有才略者亦多矣何其不能用衆也曰能驅之而已矣僥倖其功亦有之矣語其以心服人則未也故夫有翕受含洪之德則平居暇日使之自然有尊君死長之義油然作於其心而有不能自已者一旦

驅之死地則捐軀効命孰不為吾用也故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謂容之畜之者所以能用之故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河南曰初六師之始也故言師出之義與行師之道也何謂行師之道曰號令詳明是也何謂師出之義曰兵出有名是也兵出无名號令不明皆失律也故於師之初而致是意焉否失律也臧善也謂有功

也師不以律雖有功亦凶謂不合於道與義而非王
者之師也齊桓公之伐楚也楚人曰君處北海寡人
處南海風馬牛不相及也曷至是哉齊人曰包茅不
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問此雖假義也然亦幾於有名
矣李廣與程不識同時制軍廣之軍廢刁斗逐水草
自便而已而不識則日夜持嚴常若敵至諸軍樂廣
而苦程不識也然不識未嘗遇敗也而廣雖以勇名
竟以勇敗此所謂失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夫居人君之位而得專制其事者其在易也惟師之九二爲然古者人君當命將出師之日也謀之於廟遣之以禮餞之於國門之外敬而授之鉞曰閫外之事將軍制之朕不敢與也故將軍得以行其志而後世乃以刑餘監軍事從中覆殊失古之義也所謂行其志者非專殺恣戮之謂也時然則然時止則止或

威或懷而不失乎時中之義也雖然王者之師志於懷而已矣威之者非吾心之得已也然非有威之之具則彼小人者罪惡既逞欲其我懷未也師之九二在師中吉所謂或威或懷而不失乎時中之義也彖曰吉无咎九二亦云此正為二設也夫吉天也无咎人也在師中吉則有以得乎天也故曰承天寵也天且寵之而況於人乎其无咎宜矣王三錫命因天之寵也夫功之多也則其錫之也必不薄王錫之命而

至於三焉則功之多可知矣故曰懷萬邦也九二以懷萬邦為功而獲王者三錫之命則與血刃相屠結禍於斯人者有間矣余故曰不殺帝王之本心剛而中則吾君之心我實得之也九二是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昔昌國君樂毅為燕上將軍并䕶趙楚韓魏之兵以伐齊盡虜其財寶祭器以輸之燕既而又下齊七十餘城皆郡縣其地以屬之燕功信偉矣及田單反間

既行而騎刼代至齊師遂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侵城此師之六三所以師或輿尸凶也輿集衆木而成也故有衆義說卦曰乾為大輿衆尸主也師或輿尸不一其所主也夫師之權專則有功不專則致敗九二師之主也而六三復居其上外柔懦而內剛很之人也斯人而兼主軍制豈不兼喪前功邪故曰大无功也晉以戴若思遥制祖逖逖使黃河以南不旋踵而復陷於羣胡亦此意也故六五復申其戒曰長

子師師弟子輿尸凶象曰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有決戰之師有持重之師決戰之師利於速戰不速戰則非惟老師而費財也脱免之機一失則无復成功之可冀矣持重之師利於退守不退守則以肉餌虎而宗社存亡之命一決於俄頃閒矣諸葛亮武侯崎嶇自蜀中出與司馬宣王對壘屯田之策非得已也而巾幗之遺其意正在速戰也辛佐治一杖節立

軍門而魏師竟无戰意遂以不殺却敵人此持重之師也六四重陰陰主靜退故曰師左次左次退舍也左亦陰也退而有待相時故也故曰无咎若冝進而退則有咎矣夫冝進而進冝退而退亦師之常也故曰未失常也程河南曰度不能勝而全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易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九二處師師之任而征伐賞罰實自五出故六五詳言興師任將之道以示其戒夫以六居五柔暗之主也柔則易以奪暗則易以惑居天下之利勢而征伐賞罰之權實自我出何施而不可然師出无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師无故而興焉此柔暗之主之所輕而王者之所重也故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用得其人其功乃成用失其當前功反喪師師之任充故而易置焉此亦柔暗之主之所輕而王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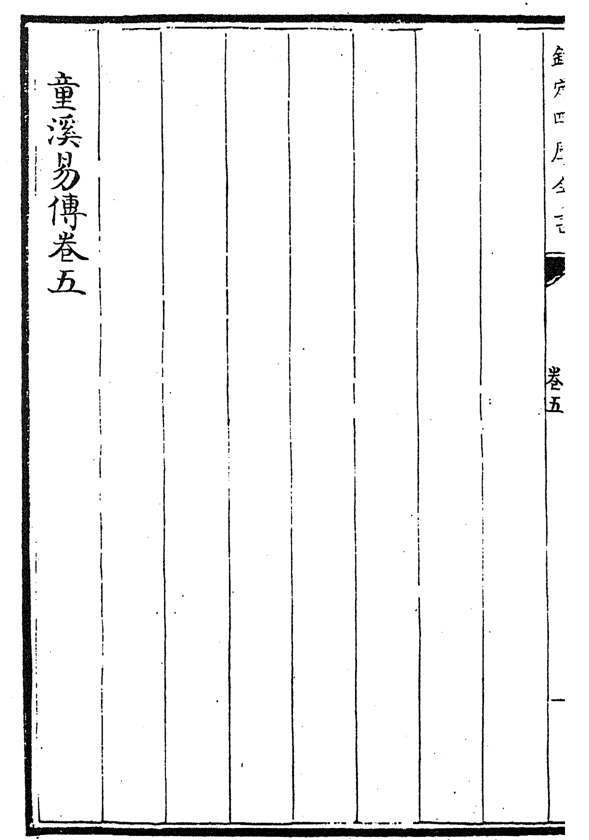
所重也故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夫興師以討有罪猶之田也凡田狩之役以有禽也害我苗稼義當獮去王者之師亦曰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云爾此有名之師也故曰利執言書曰奉辭伐罪謂辭在我故也此之謂執言夫苟得已而不已焉非所利也程河南曰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長子謂九二也弟子謂六三也夫當其可之謂中二有剛中可用之才而五能用之用得其當故曰

以中行也三以過中不當之才而五又用之用失其當故曰使不當也命自君出正也用使不當則雖正亦凶矣司馬溫公曰舉國家之衆而委之一人此安危之機存亡之端不可以不謹擇其人人君之職守也故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貞凶者雖正猶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上六師之終也所謂師休之日而論功行賞之秋也
夫用師之日不可以用非其人而師休之日尤不可
以用非其人也師休之日而用非其人則一亂去而
一亂生矣師何時而休耶蓋當師休之日智者謀力
者角人爭售其所長未必皆君子故也亂略既平海
內一統上有所命而下莫不聽故於此時得以稱大
君焉功之多者命之開國以為諸侯功之次者命之
承家以為卿大夫此所謂正功也夫分茅胙土之任

不以付之非其人焉此休師之道也乃若小人之有功者厚之以金帛優之以禄位不害其為賞功也所以勿用之者謂其必亂邦也昔我太祖當大業既定之後語諸將曰君曹何不釋去兵權擇良田美第歌童舞女以終天年諸將感泣而謝曰此陛下生死而骨肉也故二百年間无小人挾勲跋扈之禍夫語三代而下得御將之道不動聲色者惟我太祖也漢唐諸君不足與焉



童溪易傳卷五

童溪易傳卷六

宋 王宗傳 撰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彖曰

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師以一陽居二位衆陰順之於外大將統軍之象也

此卦之所以爲師比以一陽居五位衆陰順之于内

大君朝諸侯之象也此卦所以爲比比有吉之道凡

物无所比者不可以獨存於天下故比乃吉也夫比之所以吉者以其有所親附也故繼之曰比附也比之所以有親附者以其上下順而從之也故又繼之曰下順從也順謂坤也向使在上位而无輔則爲乾之亢而有悔矣何吉之云向使上下違行而不順則爲訟之不親矣何輔之云占筮之道人之所取信也書曰若卜筮罔不是孚益曰未占有孚則占筮者誠信之謂也比之爲道以誠信爲本故曰原筮謂推原

吾之誠信以為比之道也元始也永終也貞不變之謂也吾之誠信始終而不變此比之道所以无咎也故曰以剛中也夫剛而中則誠信之道充塞乎其内又何終始之或變乎盡此道者九五是也不寧謂未得其所以比也方來謂无方而不來也未得其所以比者无方而不來故曰上下應也以爻言之則居正應之地者二而已以卦言之則九五以一陽而五陰莫不比之故謂之上下應也亦猶小畜柔得位而上

下應之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之義雖然上六之後夫五非果能應夫五也故視下諸爻則其道爲窮謂獨背夫五而不之應勢逆而不順故也夫當比之時顯比之主若揭日月於上自四而下皆面夫五而順從之上六獨背夫五而後之此迷悞失道而不知比之謂也其能獨存於天下乎其凶宜矣故上六又曰比之无首凶東漢之隗囂李唐之李密本朝之李煜是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嗚呼吾觀比之象而知君民相須之勢不容髮也夫萬物之所以比者地也然求其勢之相比而无閒然者則莫水若也子夏傳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是也君民之勢亦然先王於是建萬國親諸侯使上下遠近脉絡相通則君民之勢交相比矣蓋國者所以域民也侯者所以君國也建萬國則君之所親者諸侯而諸侯之所親者民四方萬里之遠不患其不

相比也或曰後世罷諸侯而置守令其與先王之勢同乎異乎曰後世之心患諸侯之難制也故守且令焉而分茅胙土之恩薄矣守令有過則賜之一札奔命而服罪之不暇得保終更則亦指日以求去此易制之法也然更易紛紛官吏民情愈不相親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大凡位之卑者則與之者必狹交之淺者則信之者

必寡六居比之初所謂位之卑而交之淺也以此比人人誰比之然有要道焉修吾胸中之誠而已矣故曰有孚比之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惟誠者則无上下之間有所不比比無不善矣故曰无咎缶之為器朴陋而微賤者然虛而能容初六之象也有孚盈缶則又誠无不足者不特有孚而已也終來有它吉者吾誠之效也孟子所謂能動也夫陰之所比者陽也初六之於九五近而承不得為六四遠而應不得

為六二然至誠无上下之間誠存於此終應於彼其亦效之必至者故曰有它吉也誠之可恃也如此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易之有比豈亦小人之道也曰所惡於比者為其不正也如比而得其正則无惡於比矣五比之主也二其應也陰陽各當其位所謂正也夫君臣上下相比以正此所以吉也比之自內者夫正者吾性之所自然而不變也比

而不失於吾性之自然者故曰自内凡相比之道而

或失之偽為者皆非自内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以六居三比之所謂不正人也故曰比之匪人夫相

比之道以正而吉也比而不正則傷敗乃至是自貽

其禍之道也三以不正間於二四之間聖人以匪人

目之亦懼夫二四之或比之也其曰不亦傷乎者所

以示戒於二四也亦明矣唐之七司馬皆世所稱才

而柳子厚劉禹錫尤其傑者一失足於王叔文之門蹉跌含恨以至於死者昧不亦傷乎之戒故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處於邪正之兩間則誰從孰不曰從夫正而吉也然已之不正則亦未有能從夫正也以六居四蓋正人也已之既正則所從者亦必正矣故外比於賢以從上也則不内比於不賢之匪人以舍下也可知矣若四者所謂可與語上也歟朱子發曰易曰東北喪朋

安貞吉六四之謂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
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九五居正中之位則所以比天下之道亦正中也道
而正中則大公而不私也故曰顯比陽為明故稱顯
夫顯明比道於天下而天下宜无不比者而或容有
不吾比者聖人亦未嘗有心於求比之也比之以不
比而已故以王用三驅失前禽為喻三驅禮所謂天

子不合圍也夫顯比之道順則取之逆則舍之若三驅然故前禽之失以不比比之也順則取之謂自四而下皆順夫五之謂也逆則舍之上六之後夫五是也亦謂失前禽也然以前禽為逆已而舍之則近而順乎已者亦豈上之人有以誡語之而致然歟故曰邑人不誡吉邑近邑謂近而比乎已者也聖人之比天下无遠近親疎之間不以近夫已者而加親不以遠夫已者而加疎此顯比之道也上使中也者夫近

而順於已者雖非有以誠之原其所以然者亦非无

自而然也夫明中正之道於天下而天下皆惟吾之

中矣書曰皇建其有極又曰凡厥庶民惟皇作極此

之謂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知所比而後能比人有足比然後能比於人上六之

後夫五非知所比者也以陰居上又非有足比者也

故曰比之无首一卦之上所謂首也在比而无為首

之道能无凶乎故曰无所終也謂比道之窮也夫君子有終以其謙也上六以陰暗而乘五逆道也其无所終宜矣

☰☴乾下巽上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昔者常疑柔能制剛弱能制强而不知其所以能者何也蓋學易而至於小畜而後得其說喟然而歎曰

曰噫此亦出於情投而勢便也已矣夫勢便則事可順成情投則物莫吾忌小畜云者小者之有所畜也畜者止也人臣有所止制之謂也故其為卦也則巽上而乾下其為爻也則六四以一陰位乎五陽之間而且近五焉乾之為物剛而健者也而巽則以順巽之道行乎其上剛而健者不吾忌焉何也是必有以得其情故也四以一陰位乎五陽之間而且近五焉乾之三陽雖剛而健乃居乎其下而不之辭焉又何

也勢使之然故也情投而勢便故雖剛矣而此有以入之入之入之者為主則受入者為客矣此小者之有所畜也故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蓋柔不得位則受制於衆剛之不暇矣如制剛何上下不應則衆剛之情俱不我協矣又如制剛何然則昔者君子之為人臣也所以汲汲於得位得君云者非有他也蓋曰位卑而言高罪也又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為是故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則魏鄭公其人也

賈洛陽則疎矣劉去華尤其疎者也夫頃刻不離左右握手入卧内其尊寵何如也以房杜之元勲猶以直遜之也則上下之情寧有或吾忌者故魏鄭公得以肆其志於太宗賈生以疎賤少年足跡方踵殿陛間遽然痛哭流涕驚人耳目絳灌輩詎能平哉其見棄宜矣去華以一介草茅裂背誦言切齒害閹其視賈誼抑又甚矣曾何補於萬一哉此无他是皆昧夫小畜之義故也故小畜之義必期於亨不期於亨俱

无補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此又合二體與中爻而言小畜之所以亨也夫乾健也而在內巽順也而在外九二九五剛也而在中健而濟之以巽則施諸人也為易入剛而不過乎中則存諸我者无悻悻之態而志自行矣所謂志者何也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君子之志志於好君而已矣君子之志行此小畜之所以亨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又昧於健而巽剛中而志行者之戒也夫雲行而雨施

者陰陽之氣通也密雲不雨則陰陽之氣壅而不通矣西郊陰位也自我西郊謂六四用事也不雨之雲徒密於西郊豈有他哉陰陽之氣不通故也陰陽之氣不通則西郊之雲徒知尚往而已无感乎其施之未行也夫小畜之義期於亨也今西郊之雲徒知尚往而已則失健而巽剛而中之義也不雨之雲徒密於西郊則欲志之行其可得乎故曰志未行也噫此賈洛陽劉去華之象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天下之物疾於行也莫風若也其所以疾於行者以善入故也惟善入故物莫能礙莫能礙故其行也雖欲不疾不可得也故易以巽為風又曰巽入也天下之物惟天為萬物之上惟其在萬物之上為高且大故舉天下萬物莫能踰於天今也風猶行乎其上何也蓋善入故也以天之高且大而猶不礙於風而風得以行其志焉此小畜之象也剛柔不偏之謂文行

於萬物之間而无所忤之謂文君子之畜夫君也亦貴於有所入之爾然德非文德則健而不巽剛而不中其能有所入而使吾志之必行乎故觀風行天上之象必以懿文德為本何謂懿曰積小以至大由微而至著之謂也楊子雲曰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文德之發用如風之行无高不曁无遠不至而物莫我禦蓋亦發於細微而行於至著云爾是之謂懿文德荆公曰小者之畜其可以暴為之乎懿文德為之以不

暴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九之陽動乎一卦之初動之微也當動之微去道未遠制之使不惡於道則用力寡而見功多而无制之之勞矣故曰復自道如復之初九所謂不遠復是也夫君子之畜夫君必待其非心既形舉措既惡去道既遠然後從而止制之其能免咎乎必也於方動之初制之使不惡於道則无制之之勞君焉不見非

於其臣臣焉不見猜於其君事君之義了無所失矣故曰何其咎吉而象又曰其義吉也以言事君之義莫吉於此故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小畜之初動之微也所謂心之非也復而自道其盡格心之謂予楊中立曰六四陰得位為一卦之主而初與之為應受畜於四者也過未形而畜之其復自道矣又何咎之有故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視初九則動已形矣所謂動之微也亦既有間矣雖然未過乎中也故君子於此牽而引之使復歸諸中而无過中之失則在君非惟无失也而在人臣者亦不自失也夫以牽復而視初之復自道則其制之之勞與逸亦豈不有間矣乎伊尹之戒太甲也而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夫曰虞機曰省括曰欽厥止曰率乃祖无非牽而復之使歸之中也然則縱欲如太甲而至於思庸

伊尹牽復之力益有勞矣郭仲和曰不能辨之於早
至二尤艱矣故牽而後復也牽勉强之義
九三輿脱輹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初九動之微也其曰復自道則制之之力无勞矣
九二動之巳形也其曰牽復則制之之力巳勞矣若
乾至九三行過乎中而剛動之才巳極矣制之之力
不亦勞甚矣乎猶之輿也其行也有輻如欲制之使
不行非脱去其輻不可也夫脱人之輹而制之使不

行則在我失之強聒而在彼者易以怨懟故雖以正相與也而亦未有能正者矣此六四用力以制九三之象也故又有夫妻反目之嫌而象曰不能正室也夫制之於中不若制之於初制之於終不若制之於中人臣之有所畜制者其勞逸難易之分於此三爻盡之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小畜之成卦在此一爻也夫四以位則多懼以才則

至柔以時則有所畜止之時也稟至柔之才處多懼之地而任畜止之權上下衆剛環然而卜吾之舉動焉於斯時也蓋亦難矣況脫三之輻而常遭反目之嫌乎其憂傷恐懼何如也雖然以勢而論則柔一而剛五其不敵固也以理而論則君子以眇然之身而處上下之際亦必有道矣何也即吾之誠意以感之固也吾之誠意既至則金石可動而況於人乎故夫四之血去惕出而无傷害恐懼之咎者吾非恃夫有

五也吾恃夫有孚也使吾非有孚則位雖近五而君之志或不我合焉則位雖親矣而心之親則未也其能使吾之志必行乎故象又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但云惕出則血去可知蓋謂恐懼猶免則傷害斯遠矣舉輕以見重也程河南曰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盖有孚信以感之故也或曰小畜之為小畜者六四也四處近君之位而以柔巽為畜止之道小人邪君子邪曰易雖以陽為君子陰

為小人而上下二篇所謂以六居四者凡三十二焉未必皆小人也若槩以陰居陰而謂之小人則凡為人臣者必以陽居陽而槩謂之君子可乎聖人於小畜之六四也而曰有孚曰无咎於大象又以懿文德為君子之事業至上九也又從而戒之曰君子征凶則四也者非小人也夫君子之所存患无孚爾茍有是孚則時剛而剛時柔而柔亦將何所適而不可哉但當有所止畜之時上下皆剛非以柔巽行乎其間

不可昔人有身不勝衣而能以全德終始者則小畜之六四是也而槩以小人論之可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六四有孚而九五亦曰有孚此四所以上合志也而五則曰攣如又曰富以其鄰不獨富也夫君臣之間所恃相與以无間者曰誠而已臣焉不有以信乎其君君焉不有以信乎其臣則有言而无從也有諫而无聽也君子不能拱手以固寵則懼傷懼讒以求去

之而已人君不能恍霈以求益則无陪无卿而自用

而已今也不然四以有孚而合五之志五以有孚而

攣四之鄰故四得五而无傷懼之吝而五亦得四而

有其鄰之富也此小畜之所以亨也以九居五陽之

純者也陽之純則為充實充實有孚也以六居四陰

之純者也陰之純則為謙虚謙虚亦有孚者也陽以

陰為富則陰亦以陽為富故曰富以其鄰不獨富也

謂五與四皆以有孚相得不獨五有是也成湯之於

伊尹桓公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孔明皆能盡其義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之道至上九成矣君子之志亦已行矣始也彖著密雲不雨之戒者懼其强聒以用事而上下之情不恊焉故也故有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之說今也畜道之於五而君臣之志不謀而合則凡君子之

所欲言而欲施者无不如志矣故上九當畜道之成而有既雨之象謂陰陽之氣至此而交暢矣雖然密雲不雨既戒於尚往其能无疑乎故又戒之以既處謂君子之於此時也若猶有所往而未已則嫌疑之不免矣夫成天下之功易處其成功難若成天下之功而不處之焉則天下之人皆能之何必君子也何也才有餘而德不足故也惟君子當夫功之既成也吾之處之若无功焉此非所積所養之厚不矜不伐

而能至是邪故曰尚德載而象曰德積載也言其德器之不薄故能有所任載而无滿盈之慼也婦道以順為正也若慼於正則為厲月遡日以為明也月至於望則與日敵矣何者陰盛故也故曰婦貞厲月幾望此聖人為畜道既成之戒也此所以終之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彖曰履柔履剛也説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

也

履者何經曰履德之基也韓子曰德有凶有吉吉凶相遼奚啻燕越然皆自所履而始故北首則燕南轅則越顧其所履何如耳是以君子所履常虞傷害恐懼戒敬不敢失足書云若蹈虎尾是也故履有取於履虎尾之義履之成卦在於六三兊以少女柔弱之資而履乾之剛故曰柔履剛也夫以眇然柔弱之資而履乾之剛尊畀小大之勢至不侔而剛不吾害者

何邪蓋有道也說而應之而不與之校是也涉世之道以和悅為尚以眇然之身行之萬物之間物至衆而已至寡也不以和悅為行而務與之忤焉庸免患乎故曰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兊悅也初九九二雖與九四九五敵應其體兊也其性悅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噫吾身豈能為吾患耶特患不能行是身耳吾身得所履則亦何往而不服又何身之為吾患邪故曰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

光明也此九五之所履也又非柔履剛之謂也夫涉世之大莫大於應帝王故也剛也中也正也此九五所履之三德也剛則所履之不息中則所履之无過正則所履之不變以是三德而履帝位庸有慊然之病乎疚病也大抵有所慊於中則行之於外也亦必有所不足今也備是三德以履帝位初无不足之慊則履道之善莫盛於斯也故曰光明也書之稱堯曰聰明文思光宅天下稱舜曰帝光天之下至於海

隅蒼生謂以帝者之德履帝之位故其效不得不如是光明故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天下有自然之理常寓於自然之分之中禮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禮者自然之理也循理而行不踰其節則得其所履矣故履亦禮也上天下澤有自然不易之分故為履之象天下之民尊卑貴賤自有等差然或至於卑踰尊賤妨貴者盡以上下

之分不辯故也是故古者謹禮之君子為之立五常之教制五品之爵異士農工賈之業使之車服宮室起居飲食各有常分則天下之民卑不踰尊賤不妨貴其所存蓄自有一定之志可殺可辱而不可使為亂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初九以剛明之德而居履之㝡下之位而上无其應所謂素貧賤者夫素貧賤則亦行乎貧賤而已矣中

庸曰君子愫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則履之初九是也故曰素履往无咎夫上无其應而吾之志願則亦求其在我者而已矣吾遑他念乎故曰獨行願也所謂在下位不援上初九有焉孟子之无官守言責進退之有餘裕是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夫當履之時進居中位其視初九為得位矣然上无其應則亦與初九同也九二之時履坦坦之道而不

忘乎靜正而後吉也苟為不然則輕進躁動失其所之中心揺揺與物交戰豈不失其中心所守者邪故有幽人貞吉之戒謂以幽靜无欲之人而處此地則行道之心不為利禄富貴之所縈亂而後為得其正而吉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又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則履之九二是也石守道曰九二以陽履陰有幽

人之象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有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以全卦觀之則兑之柔弱履乾之剛説應乎乾則曰履虎尾不咥人亨以六三一爻論之則以六居三剛很在内陰暗在外外无所見很以待物故不免涉世之害而曰履虎尾咥人凶卦與爻非固為異也聖人

不盡之意互相發明故爾夫是之謂易楊中立曰易中隨時取義固不同也夫眇者非能視也比之无目者特一髪之間耳跛者非能履也比之无足者亦一髪之間耳然不可與未嘗眇未嘗跛者並駕而爭明何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跛能履不足以有行故也此六三之才也六三以此才而涉世不量可否輕重忤物必罹傷害故曰履虎尾咥人凶蓋其所履之位不當故也夫三履之高位而以陰柔履之豈其所宜

邪故曰位不當也九二以陽履陰其才剛明自處陰晦之地乃幽人也六三以陰履陽内幽暗而外剛明武人也以武人而履三之高位為一卦之主為大君也外无所見很以待物而不免涉世之害昔人所謂盆成括是也張横渠曰大君為衆文之主也武人者剛而不德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經曰四多懼處多懼之地而復以恐懼自處所謂愬

愬也四處三陽之後故亦曰履虎尾也始也履虎尾終也无忘其愬愬之戒故曰終吉夫九四之志无忘其愬愬之戒故履虎尾而終吉此其志之所以行也謂其能免涉世之患也在卦德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其九四之謂乎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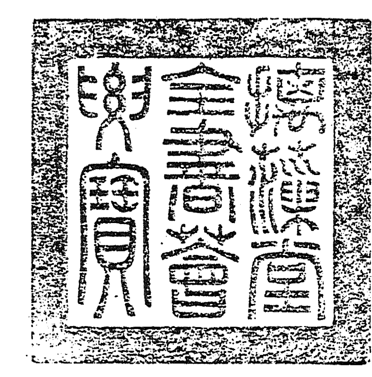
九五以剛中履帝位剛則足以有決中而且正則其決也莫不當也矣故曰夬履夬決也夫涉世之大莫

大於應帝王履以虎尾為喻而九四所以无見咥之傷者處多懼之地而不忘於愬愬故也以九居五其位固正當矣剛中正之德既无不足之疚然或不知以危懼自處則剛有時而息中有時而過正有時而變矣故居此正當之位又當以危懼自處則夫履之德終无疚病矣故戒之以貞厲厲危也夫當履虎尾之時而危懼戒敬之心不可俄頃而弗置之念而況於九五之位者乎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以剛明之德處履道之成涉世之患吾知免矣其惟此時乎視履考祥者凡吾平生所履歷者迎而距之平心而熟視之而善惡禍福之祥皆不逃乎吾之所考焉故曰視履考祥由是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則其所履之吉復自此始矣故曰其旋元吉夫以元吉而履諸上位此豈武人為于大君之比哉其大有慶宜矣

童溪易傳卷六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錄貢生臣于飛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童溪易傳卷七八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童溪易傳卷七

宋　王宗傳　撰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邵康節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夫天本居上地本居下而泰則乾下而坤上此天地之用也亦猶火

本炎上水本趨下而既濟則離下而坎上此水火之用也程河南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是之謂乎學易者知隨時從道之說則天地之用得之矣夫泰者通也天地之用交相通之謂也天地之道不能有陽而无陰人之道不能有君子而无小人故泰否二卦陰陽適乎君子小人各相半焉雖然時乎泰通則陽為主而陰為客君子之勢伸而小人之勢屈故小者不能以病大往者不能以遏來陰時出而

佐陽小人曰聽命於君子此泰之道所以吉且亨也故曰小往大來吉亨亨即泰也闗子明曰乾來内坤往外則君子闢小人闔故名之曰泰反是則名之曰否作易者其闢君子而通小人之闔也故以君子名其卦以天地言之乾來居内天氣之下降也坤往居外地氣之上騰也此天地之泰也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萬物通生理遂也以君臣言之二上應五而五下之五下應二而二承之此君臣之泰也故曰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其志同趨向一也以天地人事而兼言之内陽而外陰則發生自我而陰則順承之内健而外順則建立自我而衆則皆退而聽之此天下之泰也故曰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夫内外勢也消長時也勢然則時亦然時然則勢亦然此天理人事所以无二道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朱子發曰泰者天地之交也財成輔相以人道交天地也以左右民立人道也夫天地之道陰陽四時是也天地之宜則春宜生夏宜長秋宜収冬宜歛之類是也財成其道輔相其宜則因天之時用地之利耕墾播殖疏導糞漑各有法制以授之人使之不失其利以盡生養之道此左右之也司馬溫公曰夫萬物生之者天也成之者地也天地能生成之而不能治也君者所以治人而成天地之功也非君則天地何

以得其通乎此以人道交天地之謂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君子之行違視時而已矣時乎泰則君子之道亦泰故以其彚征時乎否則君子之道亦否故以其彚貞此否泰之初皆有拔茅茹之象而以其彚征以其彚貞之隨以異也茅之為物生於草野側陋之地然以潔白為質君子在下之象也茹云者其根茹然而從引類之象也時乎泰亨則君子之類莫不上進故猶

之茅也其所謂茹然者皆以類從也故曰以其彚征吉彚類也征進也當是時君子之類吉於上進故也

九二九三乃初九之同類者也陰來下陽外有其應故象曰志在外也程河南曰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惟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六五泰之主也九二以剛中之才居相應之地所謂

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故當君子道長之時以天下人才為己任而君子之類兼收而並用之无有或遺之者然亦非有所謂朋比者一以大公為心故能以剛中之德而上配夫六五柔中之主以共成此泰亨之治何也初九之君子處草野側陋之地有岩茹之象而九二則從而包之故曰包荒九三之君子以剛徤過中之才艱難以守正而九二則從而用之故曰用馮河馮河云者謂其歷涉艱難之才也荒者不包歷

涉者不用則有忌賢嫉能之失矣豈能親近羣才而與之同升乎故曰不遐遺荒者能包歷涉者能用則有兼收並用之德又豈牽於私昵而有朋比之嫌邪故曰朋亡如此則九二以剛中為行得以上配夫柔中為行之主此豈淺中狹褊者之所能與哉故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謂其當君子道長之時能以天下人才為已任无所遺棄无所朋比一以大公為心大臣之道不狹且陋如是也象舉包荒一語而

下文之義亦兼舉矣此亦省文之例也昔者伯禹之宅百揆傅說之求俊乂周公之舉百工皆以天下人才為已任者然也下至李唐之世房喬杜如晦為相如王魏善諫則遜以直英衛善兵則濟以文夫王魏二子其初亦皆踈讐之臣爾英衛二將又非所謂馮河越險之勇者也皆得以行其志者蓋以房杜為相故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

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嗚呼吾觀諸泰至於九三而知物理之變誠若循環
然也又知易之為君子謀也何其深且至也夫物極
則反天地之理也九三乾之極也而當天地交際之
地在下者必升在上者必降則泰極而必否矣夫何
疑耶故當是時也為之戒曰无有安平而不險陂者
謂泰道之无常也无有往於外而不復於内者謂三
陰之必復也平者陂而往者復則泰反而為否矣此

物理之循環也君子於此時以剛健過中之才處天地交際之地何修而可以保泰之福哉曰當泰之時人情狃於久安而不知安之將危人情情於因循而不知時運之將往而我乃不敢安逸艱難守正以人待天以義勝命如此則可以保其泰而无咎矣故又戒之曰艱貞无咎盖天人有交勝之理故也夫上下之相與不可以不孚亦不可以必孚三與上居相應之地夫苟恤上之孚已也則亦相胥而為否矣又何

艱貞之云乎故又戒之曰勿恤其孚於食有福以言勿恤上之孚已而艱以自守焉則可以保泰而食有福矣易之為君子謀也又何其深且至也夫陽降於下必復於上陰升於上必復於下往來升降之理有如循環如此九三當天地交際之地可不戒哉故象又申其戒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闗子明曰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大哉人謨其與天地終始乎則九三之艱貞勿恤有福

是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夫泰之世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在内則居中以制乎命在外則退聽乎我而不敢違君子小人各安其所此所以泰也然陽必求陰陰必求陽陰陽之情也上必應下下必應上上下之道也三陽道長相率而上故三陰失實各復於下六四當三陰志於下復之初

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鄰夫鳥之飛也非能有志於高也翩翩然回翔四顧盖將卜物而即之焉爾當泰之時三陰志於下復以應乎陽也非能應乎陽以其久此泰也應之者將以成否也夫陽以得陰為富陰亦以得陽為富小畜六四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九五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是也今六四之應初九也與其鄰之六五上六皆志於下應而謂之翩翩不富以其鄰則皆非以得陽為富也非以得陽為富則皆失其

應陽之實矣故曰應之者將以成否也君子之借助
於小人也其始雖若順適吾志而未有深害遽患之
可覩也迨其終也則小人為主君子為客為客者日
負為主者日勝夫然後患害可見矣此陰陽之所以
易位姦人之所以逞毒 闕 而至於不
可制也否泰升降之理如此吁可畏也原其初蓋亦
本於陰陽之情知相信而已而无有致其戒於其間
也夫陰陽相求上下相應當通泰之時徒知相與交

通以盡吾心之所願欲而已曷嘗致戒於其間而後為此相信也哉廹夫三陽上升三陰下復則否泰又反其類矣則所謂不戒以孚云者非陰之罪也乃陽之過也故曰四與初居陰陽相應之地而易則寓其㫖於四曰不戒以孚責初九也而九三之艱貞无咎則明以戒之曰勿恤其孚又何有於上六之應也哉張横渠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於此益可見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程河南曰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時變矣故聖人於三之艱貞則曰有福蓋知戒則可保至四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覆之道五泰之主也則復言處泰之義帝乙歸妹泰之義也書曰自湯至於帝乙則湯至帝乙二王也而子夏傳乃曰帝乙歸妹湯之歸妹也湯一曰天乙京房亦載湯歸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從夫天地

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則帝乙歸妹湯之歸妹也六五以柔德居君位而下應於九二剛中之賢而順從之故有帝乙歸妹之象以祉元吉謂當泰之時去其驕泰之心而以禮義往應乎二於以受其祉福而且元吉也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謂以柔中之德而行此志願以合乎下故能受其祉福而且元吉也夫惟六五中以行願故九二得尚於中行矣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如此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至上六極矣治極必亂高極必危理之常也上六坤之終也坤之四積而至於上六高而危危而覆矣故曰城復于隍夫穴土以為隍累土而高之以為城亦猶治道積累以成泰也今也當泰之極將反於否則前日所累之土復反於隍之象也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泰之極習於晏安而民心日離思亂者衆

當此之時人誰我用哉故曰勿用師邑親近之地也自邑告命謂既不我用方且從其親近而告命之則其所告命也雖得其正而從之者亦鮮矣故曰貞吝夫令焉而莫不聽命焉而莫不從者上下之心一也令焉上有命而下從之者鮮則慢令而逆命者多矣故象曰城復於隍其命亂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

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嗚呼吾觀否泰二彖君子小人之用心備見而无遺矣夫君子小人之相為往來固也泰之彖特曰小往大來吉亨而否之彖先之以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繼之以大往小來云者我知之矣夫君子之與小人其道固異其設心亦異久矣君子得志則使小人各安其所吾之心未嘗不利乎彼也故小者既往

則大者必來若天理之自然也故泰直曰小往大來吉亨初无他事也故无他説也若否則不然矣彼小人者不與吾君子无齟齬不合之勢則君子必不引去而小人亦未必果來也故其設心必先有所不利乎我而後君子盡去彼得以自肆矣故否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也匪人所謂非君子人也人非君子則平時與吾君子如枘鑿之不相入者正斯人也匪人得志則君子之道皆否塞而不行矣夫

正道之在天下不可以一日无也今也吾君子之道否塞而不得行者皆否之匪人不利乎貞是也使小人而利君子之貞則天下不否矣盖小人之心同乎已者則利之異乎已者則不利也所謂不利云者非必害之也彼此之勢若枘鑿然而不相入故也夫惟彼已之勢既不相入故大者往而小者來也然則小人之心非不利吾君子也不利吾君子之正也使君子言非正言行非正道則彼固利之久矣嗚呼此吾

於否泰二彖所以備見君子小人之用心也經曰否泰反其類也惟反其類故彖之所言一切相反以天地言之乾往乎上而天氣不下降坤來乎下而地氣不上騰天地之不交如此萬物何由而通乎此天地之否也故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以君臣言之三陽往居於外各安其位於上三陰來居於内各安其位於下此上下之不交如此天下何由而有邦乎此君臣之否也故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不云

其志不同而云天下无邦何也曰時乎泰也上下同志非志於逸豫也為民而已書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不惟逸豫惟以亂民當否之時上下不交則所謂邦者未嘗无也然亂民之責屬之誰乎故有邦猶无邦也曰无邦云者甚之之辭也猶詩人所謂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以天理人事兼言之内陰而外陽則陰為主而陽為客陰陽之易位也内柔而外剛則柔為主而剛為客剛柔之易位也猶詩云枝葉

未有害本實先撥是也不云内順而外健而云内柔而外剛何也曰健順以用言也至否則君子之正道否塞而不行非可以用言也此天下之否也故曰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原其所以致此者无他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而然爾吁彼小人者真可畏也哉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禄

否君子道消之時也聖人屢稱君子云者亦猶坤之

上六為其嫌於无陽故稱龍焉之意也所謂天道不可一日而无陽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君子是也然吾觀易之於君子何其愛之之深而慮之之周也蓋於否之時見之矣何也彖曰不利君子貞斯言也以小人之吾忌也吾獨柰之何哉故有大往小來之說以言當此時也吾不得不往以聽其來也至象又明告之曰以儉德避難告之以斯言盡之矣又繼之曰不可榮以祿則愛之之深慮之之周如是哉故橫渠曰

易為君子謀者此也夫天地閉賢人隱吾於此時祈於无咎无譽足矣若不避小人之鋒而乃瞭然於人曰當斯世也非我不可也則難不可逃矣故當俞吾德如天地之閉焉而後可夫祿仕人之所禁也然有所可有所不可視時而已矣當此時也若干祿欲仕之心作於其中有不能已者則難亦何可避邪此惟寂惟寞之人所以不免於投閣之禍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程河南曰泰與否皆取茅為象者以羣陽羣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為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為亨始以内小人而外君子為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為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大抵然也夫否之初六雖有其應然當此之時上下隔絶而不通故初六无上應之義惟其以彙守吾正而已彙謂六二之類也吉亨泰之時為然也而初六以其類貞而亦吉且亨者詘身以伸道故无往而不吉亦无往

而不亨也吉謂免禍亨謂信道也雖然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時方否塞故以彙守正於下若反否而為泰則亦如初九之以彙征也故初九之象曰志在外也而初六之象亦曰志在君也以言行止雖繫於時而君子之志於君亦无往而不在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二處三陰之中其質則陰柔也其居則中正也當否之時小人歟大人歟小大之辨不可以一言判也

故易於此兩言之或曰小人吉大人否亨以言當此之時處此之地惟所擇焉爾在巳之下者包之初六是也在巳之上者承之六三是也當上下不交之時五雖正應无由而通故取之左右以盡包承之義此亦小人之常態也故吉乃若大人則不然矣拔之羣流之中此身雖否不以非道而求合於衆吾无所棄何以包為吾无所忤何以承為此身雖否而此道不否而亨也又豈務為小人包承之事以雜亂於羣流

之中而不自知也邪夫大人之所為其與小人固不可同日而語久矣易於此特兼言之者盖為否設故也然則善處否者非大人其孰能之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泰與否時雖不同而往來循環之理則一也泰至九三而否之形已兆於此時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否至六三而泰之形亦兆於此時則所謂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亦可知也何也此皆天地交際之地故也

然九三之在泰也艱難以守正而能食泰之福君子不以為愧六三以不中不正而居此地不知時運將變而有不當位之羞矣謂之包羞云者以言未惟於禍則其為羞也尚包緼而未發若夫已惟於禍則向之包者發矣如卯金脩德之祥已兆於哀平之季為揚子雲者妙極理數非不知也乃且著書立言以伊周安漢公至新室既成又且作為文章劇秦而美之此否之六三所謂包羞也俄而天禄之禍作於匪夕

遂貽羞於千古君子以謂雄之所包者至是而發矣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否道至九四而革矣雖然非四與五同德相濟君焉

有命而臣行之臣焉有志而君命之則君子之類何

所恃乎大抵古者君子有能為之才當可為之時居當

為之地而天下之難固賴我以濟天下之功亦賴我

以成然非君命我焉則有專命之嫌矣此專謀專對

專盟專伐春秋所為譏也令也九四有濟否之才而

九五之才又豈特十倍於九四也茍不禀命而行則
上下不交之否又何時而已邪故曰有命无咎以言
必待君命則无春秋之譏而濟否之志可得而行矣
疇類也離麗也祉福也夫一君子之志行則衆君子
皆得以行其志如泰之初九所謂以其彙征吉也孰
不蒙其福乎程曰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
惡在居功取忌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
上則无咎而志行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雖有其位苟无其德不可已天下之否也雖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可已天下之否也以九居五其德與位稱矣乎此天下之否所以已於九五之大人也故曰休否大人吉而象曰大人吉位正當也雖然休否易使天下終无否難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无否之戒也夫休否為泰者五也然去否未遠也去否未遠

夫苟昧其所可戒而謂已安已治矣則否未可休也故心之危懼終日慄慄常虞否之復來而曰其亡乎其亡乎而後可也桑之為物也既條而復苞則亦既苞而復條其榮悴之不可常殆亦反掌之間爾譬之今日之否休矣又烏保來日之无否乎故其亡其亡常繫於苞桑之戒而不敢少忘焉則否庶幾乎其可无也唐太宗嘗問侍臣曰創業守成孰難為元齡者則曰創業難為魏徵者則曰守成難太宗曰元齡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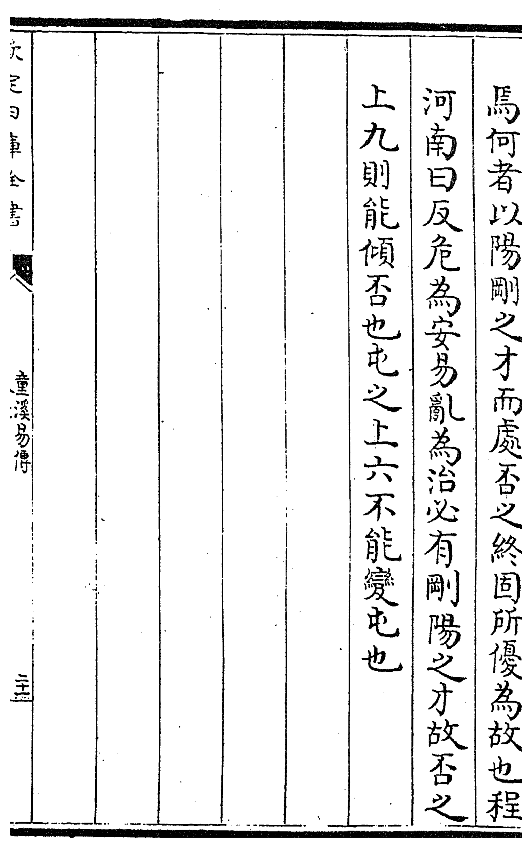
我冒百死出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嘗恐我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將與諸公謹之噫若太宗者其能繫念苞桑之戒乎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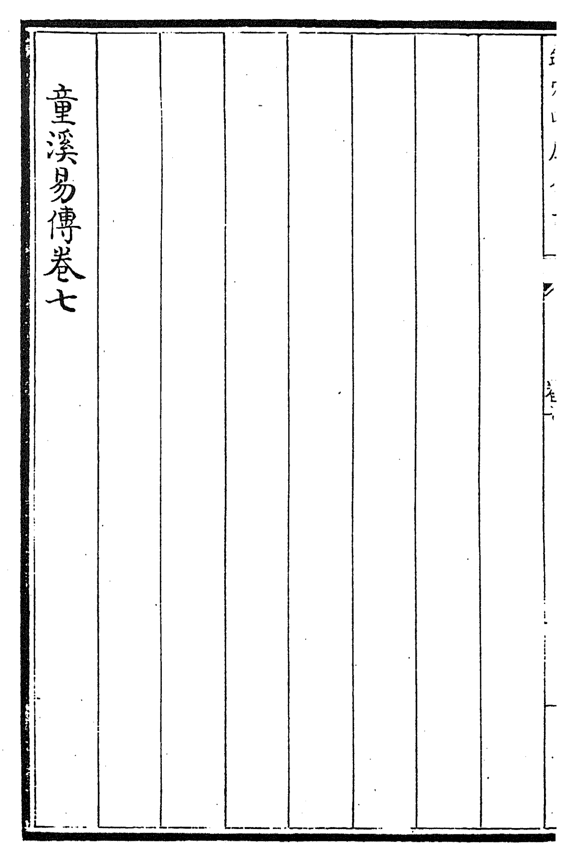
泰之上六城復於隍泰之傾也否之上九直云傾否而无所假象云者人心所在无待於旁引而曲喻也

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為是故也夫方否之時人情

壅塞而不通其亦可知也已忠言嘉猷不接於冕旒德意志慮不孚於兆姓民瘼不求也遺才不收也姦竪倿嬖日與端人為仇也貪夫暴吏日與善類為蠹也則亦既已久矣一旦否塞之患傾倒而无餘則人之情孰不洒然而醒濯然而明如屈獲信如蟄獲行矣故曰先否後喜而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夫由否終則傾之言以觀則否極而泰此固理之常也由傾否之言以觀則上九傾否而不云否傾人力居多



焉何者以陽剛之才而處否之終固所優為故也程河南曰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也屯之上六不能變屯也



童溪易傳卷七

童溪易傳卷八

宋 王宗傳 撰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昔者嘗聞聖人建立之極也扶翼人道以配天地人道既植和氣乃通周流磅礴不失一物濟濟有序遠

近若一用能與天地相為无窮也蓋自去古漸遠人偽日滋分三才而裂之不已也又併與人道尺寸而分剖之强者侵衆者奪矜者忿愚者詐畦町爾汝德鋤誶箕无所不至昔之所謂氣之和者移而為鍥薄矣昔之所謂序之濟濟者轉而為貿亂矣若是不已則禽獸而後已又豈特闕鬼蜮而已乎嗚呼此易之所以作也此易之所以有同人也或問之曰同人之作其能已後世之睽異歟吾徒見其所以為卦者

六二也而六二則曰同人於宗吝二之所應者五也
而五之梗於三四未得以應乎二也則不免於號咷
迨其相兵相克而獲遇其應也則獲笑焉彼三與四
之旡與於二命也曾不顧義分或伏於莽或乘其墉
以與五立敵焉此何為也哉故程河南曰二同於繫
應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也又曰
五以私昵應於二先㖞則號咷後遇則笑此乃私昵
之情非大同之體也於君道旡取誠如是說則同人

之任屬之誰歟應之曰子獨不聞夫易之作也其衰世之意邪世道不衰則易可无作也故夫同人之三與四者乃上下之際而同異之分也所謂交爭而迭攻之地也梗難不去則莫有能同之者故當是時也在下者常謹守其分以待乎上在上當去其强梗之難以通乎下强梗之難去則上下相與以施同人之化而天下大同矣彖所謂同人於野此其極也是之謂能任同人之責然則二何嫌於吝而五又何嫌於

號與笑乎不然彖之所謂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者誰乎所謂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又誰乎亦必曰二與五而後可也夫柔不得位則柔无以立柔不得中則柔至於過柔而不應於乾則又无以濟夫柔也有此三者此六二之所以能同人也蓋无是三者則徒知同之為同而不知其所以為同矣豈不可為同人病邪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之彖曰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云者此六

二應乎乾以有行之效也夫同人之道貴乎遠雖然不能近烏能遠同人之道可與處患難雖然不能處平易烏能處患難同人於野亨此同人之道貴乎遠也然近而三與四吾或昧其所之焉豈不害吾悠遠之道乎利涉大川此同人之道可與處患難也然出處語默吾與五或相戾焉豈能處患難如平常乎然則同人於野必期於亨涉大川而必期於利非應乎乾而與之偕行不可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此又合

離與乾二與五而賛六二應乎乾之義也夫文明則能燭理剛健則能克己二以柔順中正而應乎五五亦以剛健中正而應乎二此二五之君子咸以正道相與而然也故曰利君子貞又曰君子正也彼天下之人其所惡欲趨舍之志雖曰不同而吾以君子之正一以貫之則亦无有不同者矣故又終之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之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以君子之正故也何謂君子之正曰其在卦爻則六二

九五是也其在人則吾心之所同然常久而不已者是也聖人所以扶翼人道者扶翼此者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夫同人之道其所以為同者初非混然无所區別之謂也天下有不同之物吾安能强之使同也則亦隨夫物之不同也而與之為不同馬爾又何害其為同也昔者孟子嘗設喻曰白雪之白無以異於白馬之白夫雪與馬俱是白也今將謂雪為馬可乎不可也

又曰長人之長無以異於長馬之長夫人與馬俱是長也今將謂馬為人可乎亦不可也此同人之道所以欲類物之族而後物得所辨也物得所辨則以不同同之乃所以同之也夫天運乎上火亦炎上此雪與馬俱白馬與人俱長之謂也然指天而謂之火不可也指火而謂之天亦不可也兩皆不可而乃以天與火為同人之象何也曰取其俱是上也而已矣蘇東坡曰水之於地為比火之於天為同人同人於比

相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此以無不比為比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斯言得之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九以剛明之才方當出而同乎人之初外无其應无所決擇内之誠敬方新而慢易之心不生此正夫子告仲弓所謂出門如見大賓之時也夫當出門而同乎人之初无所決擇則亦无所不同无所不同則亦夫誰不我同也人既我同則亦將敬我之不暇矣所

謂咎我者又其誰也然則此非人之不我咎也我其初未嘗取咎於人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易以卦為時以爻為人一卦而六爻則是同時也所以趨是時也不可以同是人也同人天下大同之時也故卦之德有取於同人于野雖然當是時也以六居二卦惟一陰衆陽之志皆欲同之使二於此曽无決擇於其間非所謂君子之正也故當此之時居此

之位在夫靜以有守謹其所之彼三與四當上下之交犯義命之戒我乃謹守其操自儉自嗇如處子如貞婦而惟吾所宗者之是同焉可也故曰同人於宗吝宗云者已之所尊而敬者謂九五也如三與四則非二之所尊而敬者也然則六二之吝固其分也其可以吝道少之哉程河南曰二同於繫應有所偏焉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也豈亦未之思邪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

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夫陰陽之情篤於相求又況當同人之時卦惟一陰衆陽之志皆欲同之而三之與二又近而與之比故欲攻五以擄其德或伏或升以伺其釁伏戎于莽將以中五也升其高陵將以阻二也以九三之剛而俯以就其六二之陰伏戎於莽之象也三下卦之上也而以九履之升其高陵之象也夫當同人之時无所與同不顧義命而徒恃其剛焉然則以剛敵剛安能

行其所欲哉是宜三歲之久終不能興也大抵二與五以君子之正相同相應而三與四以小人間於其間宜其終莫能閒之也三數之成也在爻為三故曰三歲然亦只取久意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之弗顧義命與三同也然商其罪之輕重則困而反則與三歲不興者有間矣夫墉内外之限也三與

四交際之地也四陰在内九履在上故曰乘其墉其志亦欲阻二以攻五也雖然九三以剛敵剛猶不能行其所欲況九四之非全剛乎其弗克攻宜矣蓋非全剛則不敢恃其剛也恃其剛者必其剛過也九三恃其過剛則必至於三歲不興而終无知反之期九四不敢恃其剛故知其攻之弗克也則斷之以義而反其在我之則焉初无待於三歲不興失則而不知反也孟子曰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四之困而反則故聖

人於此以吉予之予之以吉者盖亦以開小人知反之門也嗚呼聖人之設心如此則反天下之睽異而為同也又何難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易中以號笑兼發其義者凡有三焉而已矣萃之於初六曰若號一握為笑以言乃亂乃萃之无常也亦猶中孚之六三云或泣或歌之謂也旅之上九與同

人之九五則以號咷之先後相反為言者夫旅之上九身處乎外亢然居上下無應援非能與人同者而人亦弗之同焉故曰旅人先笑後號咷蓋言初之嘻而終之慼也同人之五則異乎此矣五以君子之正下應六二二以君子之正上應九五二人同心久矣九三九四以二剛間乎其間故二不得不自儉自吝謹其所守以待夫五而五亦不得不自恐自懼以克乎敵而下通夫二也夫夬決小人之卦也以五君子

而夬一小人宜无甚難也而九二以莫夜之有戎也
而不免於惕且號焉則同人之五雖居利勢而三四
二剛腹心之患不輕也烏能无號咷之懼邪惟能有
恐懼於其先則能无恐懼於其後矣故曰同人先號
咷而後笑大師謂其敵之剛也其曰相克則其恐懼
宜多矣大師相克之後乃獲與二相遇則先號咷者
大師相克也後笑者與二相遇也夫二五之君子以
正相與此所謂中直也當恐懼之初號咷之先二人

之心未始不同而二剛不能間焉者以中直故也故
繫辭於此爻又釋之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謂克去
者二剛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先號咷而後笑也
司馬溫公曰德之未孚信之未光近者不服遠者不
懷故號咷也中則不阿正則不私不阿不私天下歸
之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後笑也而程河南乃曰五
以私昵應二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此乃私昵之情
失大同之體也於君道無取豈亦未之思邪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處不爭之地不同乎人而亦不異乎人者也故曰同人于郊夫同人于郊固不若同人于野之廣且遠也然與其爭非其應而動九五之師者固有間矣故曰无悔曷不觀諸九四乎九四之象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此有悔之謂也若上九處不爭之地則未嘗失則也亦未嘗反則也何悔之云雖然當同人之時以剛健有行之才而處不同人之地亦豈其所願

欲然耶蓋亦有不得已焉者矣故曰志未得也何謂有所不得已曰所居之位然也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夫衆不能治衆也故善治衆者不以衆而以寡剛不能制剛也故善制剛者不以剛而以柔大有之有五剛有之亦難矣何難乎曰賢者之難乎以勢屈之也材者之難乎以勢驅之也然則孰有之曰非六五之

柔不可也故五以言其位則尊位大中以言其應則上下俱應上而上九以吾能尚其賢也降其志而比乎我下而自初至四以吾能用其材也以其類而從乎我其所有豈不大矣哉噫此非以五之勢而能有是大也以五之不自恃其勢而能有是大也夫不自恃其勢此豈君人有大之私術也天為剛德猶不干時人君之德本之以剛健濟之以文明與時偕行而无以異於天焉則天之運動而天下亦莫吾過矣此

其所以元亨也故其在卦德則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與九二居相應之地順而應之无所違也故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大舜之為君也其能盡此道歟不然何其有是大也蓋昔者嘗因孟軻氏大舜有大焉之言而參之以書與莊周之說然後信其有是大也書之稱舜曰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夫帝之位亦尊且大矣而語帝之處此者則溫恭而已非柔得尊位而大中之謂乎然則其在當時

朝覲歸之謳歌歸之訟獄歸之無惑乎上下應之多
且衆也是以莊周氏得以誦其微言曰天德而出寧
日月照而四時行元亨之效可見於此然則語大有
之盛大舜有焉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光无不被然後微小无所遺大有之象有取於火在
天上云者光无不被之謂也其所有豈不大乎君子
觀此象則吾之明不敢以私心用之懼其所有之不

大也惟夫不自私其明故惡者遏之禁天下於未然使天下皆知小人之棄也善者揚之導天下於將然使天下皆知君子之歸也夫天下之生是人也而命之以此性也固欲人君輔而成之也而人君乃能順是命而不違則天之休命實得之矣大抵大有盛治之世也夫尚天下未能皆君子而猶有未免為小人之人者則亦未為治道之大成也故象有及於此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在下位而不援上此君子處下之道也然當大有之初則以无交為害何者當是時也六五柔德之主也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故二應於五三亨於天子四與上居近密之地而初九則獨處於下而无交焉豈不害於上下應之之義乎雖然亦非有咎也交道之難其來尚矣使初不知艱以自守而務以茍合茍進焉則雖知无交之為有害而不知茍合茍進之為有咎也故又曰匪咎艱則无咎盖予之也夫能務處

其身於无過之地則其於交際之地必能謹其所予矣故象特謹之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南豐曾子固曰夫所謂宰相者以巳之才為天下用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以天下之才為天下用則為天下用而有餘大有九二有大車以載之象則以天下才為天下用之謂也故曰有攸往无咎而象曰積中

不敗也此為天下用而有餘也何則大車積集衆材而成也大有衆材輻湊之時也九二之材剛而中者也又處衆剛之材之中則集衆剛之材以會於中而成此荷載之功者也則其有所往也夫何覆敗之虞乎大有之世事崇而業鉅者也六五之君方且體謙虛之德而以仰成衆賢為心當是時也非有任重之材以荷載為職不可也九二以剛中之材處於相應之地固其任也然當衆材輻湊之時使二也无頼乎

衆材之助而獨以已之材為天下用焉寧无咎乎又寧无敗乎然則其象有取於大車之載其旨遠矣

九三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害也

三盛位也而以九居之剛之勝也夫處剛勝之地當盛大之時上有謙虛之主而吾豈可以滿盈而居此位乎惟不以滿盈為心則存諸中者无非奉上之公故在上者无所疑而在下者亦无所嫌此九三之心

所以獲上通於天子也故稱公焉若夫小人則不然處剛勝之地當盛大之時徒知騁私縱欲以違戾取害而已其能以奉上之心為心邪故曰小人弗克又曰小人害也夫大有之九三以公處之則能上通於君以非公處之則為小人之害易於此一爻亦兼設其義者所以示戒深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以九居三處剛勝之地大有之盛也固不得不設小

人之戒若九四則不然也何也四陰位也以挹損為事故剛而不至於過四離之初也以明辨物理為智故剛而无待於戒則與九三固有間矣故曰匪其彭彭旁也謂三也以言非如九三之剛勝而復設小人之戒也如是則當大有之時處近五之地夫何咎乎夫大有於九三取其公復慮其不能公於九四與其明復慮其不能明則九四之明辨之哲賢於人遠矣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

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人君能使人不敢違不若使人不忍違夫使之不敢違非有號令隄防之不可也至於使人不忍違則非有所謂號令之煩也亦非有所謂隄防之素也一出於誠信云爾六五以一柔有衆剛上下衆剛惟我是應而无或違之者无他道也虛中无我擴然大公一以誠信之道感發衆志則天下之志亦還以此而應夫我矣此上下交相親之道也故曰厥孚交如信以發

志也夫上下交相親則强强則无山溪而固无甲兵而威夷然和易初无備禦而不怒之威自孚於上下之間矣何吉如之此誠信待物之效也故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然則六五能使人不忍違者曰孚而已大哉孚乎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六五以一柔有五剛自初至四五能用之故以其類而從夫五上九獨在五上五能尚之故降其志而比

乎五繫辭所謂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則上九是也夫以九居五之上而五尚之此非盡處有之道而能以人應天也歟當大有盛治之極而能以人應天則祐之自天宜矣故動罔不吉而无所不利謂大有至此愈有隆而无替故也然則當大有之極莫大於得天而所以得天也又莫大於尚賢尚賢則所謂以人應天也

䷎艮下坤上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

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者何不居其有之謂也夫既有其有矣而不復居其有者非以為偽也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蓋不居其有者則欲不喪其有故也亨通也司馬溫公曰人之將有為也將有行也施之以謙則无不通也程河南曰他卦皆有凶咎惟謙未嘗有凶咎

他卦有待而亨而謙則便亨葢謙有亨之道故也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以天地之道而明謙之所以亨也夫天氣下降以濟萬物天之謙也化育之功光明著見則謙之亨也地勢卑順處物之下地之謙也其氣上行以交於天則謙之亨也天地為大矣其道均不外於謙君子德盛如天業廣如地而不以謙將之其何以保其終其曰君子有終則謙之亨也夫盈者謙之反也謙則不盈盈則不謙故又繼

之以天道之虧益地道之變流鬼神之害福人道之好惡與夫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之義以明君子之所以有終也朱子發曰天地也鬼神也人也以分言之則殊以理言之則一故觀日月之進退則知天道之虧益觀山川之高卑則知地道之變流觀人道之得喪則知鬼神之害福觀物論之取捨則知人道之好惡又曰謙之為德其至矣乎所處尊矣道則彌光也所執卑矣德則彌尊也君子觀諸天地驗諸幽明故

處卑而不爭居尊而能降愈久而不厭乃能有終故曰君子有終其在六爻則九三是也故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天下之物崇高者莫如山卑下者莫如地地中有山則卑下外施而內藴其崇高者也夫崇高藴於內則高者降卑下施於外則卑者升高卑適平謙之義也君子之觀此象也則裒取夫多增益夫寡稱物而施

適平而止以盡夫天理之所當然者朱子發曰以貴下人則貴賤平矣以財分人則貧富平矣以德分人則賢不肖平矣程河南曰謙者治盈之道故裒多益寡又曰裒取其多增益其寡天理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故曰謙謙以言謙之至也夫躬至謙之事類非自

恣自肆者之所能堪也而能堪人之所不能堪者必也有所養之君子也盖君子之心勇於自勝而不勇於勝物故能委蛇曲折行乎萬物之間而與物无忤用此道以涉大難則衆之所共與而難可濟矣故吉也大抵自卑自牧而不與物争此涉大難之道也牧養也夫謙卑德也初卑位也養德之地未有不基於至卑之所所養也至則愈卑而愈不卑矣此自養之力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大凡物之鳴者有出於中心之誠然者有出於不得其平而然者六謙之德也二下之正位也以謙德而居下之正位則得其所欲矣故其發於聲音也無非中心之誠然者故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乃若上六則不然六謙德也上謙之極位也以謙德而反居謙之極位豈得遂欲謙之志歟故其發於聲音也蓋有不得其平而然者故曰上六鳴謙志未得也然則六

二上六其鳴一也其所以鳴則不一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謙之成卦在此一爻也故卦之德曰君子有終而九三實當之夫謙以六為謙德也而三則以九居之獨何歟曰所以成天下之功者非剛明之才不可故也然以九居三剛勝而過中也何以知其勞而能謙歟曰三實艮體而止諸坤順之下所謂蘊其崇高於卑下之地其在象則地中有山故也夫以剛明之才居

下位之上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信有勞矣勞而
不伐有功而不德此君子致恭以存其位之道也故
獲有終之吉夫盈者謙之反也乾上九之亢也而曰
盈不可久也則謙九三之有終宜矣亢既有悔則有
終而吉宜矣體勞謙之德居下位之上為衆陰之所
宗故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然則萬民服也非服其
勞也服其勞而能謙故也舜之賢禹也而曰洚水警
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此服其勞也又曰克勤於邦克

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此服其勞而能謙也使禹也有是勞而无是謙則天下羣起而與之爭矣故又繼之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夫功吾功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矜伐之心一不克去則天下羣起而與之爭故雖智如舜不敢謂无是也雖神如禹亦不能免是也故曰萬民服也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四當上下之衝而以謙德居之何所施而不利乎曰不一而足也其於上也利於恭畏以奉順德之君其於下也利於卑巽以讓勞謙之臣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无動而非謙而後可也故曰无不利撝謙撝有動散之義京房曰上下皆通曰撝謙王弼曰指撝皆謙是也四之无不利撝謙則當上下之衝无所不利於用謙故也夫居此之地无所不利於用謙焉則上盡奉上之道而君不吾嫌下盡接人之才而人不

吾恳舉動施為繩繩然莫不中度而无失則之愆矣故曰不違則也夫惟不違夫則此其所以无不利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陰以得陽為富以謙德居五下无其應不富也然四之與上五之鄰也皆執謙順以親夫五而五與之同德焉多助之象也當是時也既多謙順之助則以順而動何往而不利故曰利用侵伐无不利夫侵伐所

以討不順也以至順而討不順雖不免於征伐之事此乃抑高舉下仆強植弱之義而象所謂裒多益寡者也或曰謙至九三而萬民服矣至六五則容有不服而征之何也曰九三萬民服也服其謙也乃若人君之道則不可以專於謙柔漢之文帝其初蓋謙遜仁柔之主也賈生流涕之策置而不用自以和親之一策所以待單于也上古帝王之所未喻也然其後世不堪其侮勵兵講武一戎服而匈奴遁故後漢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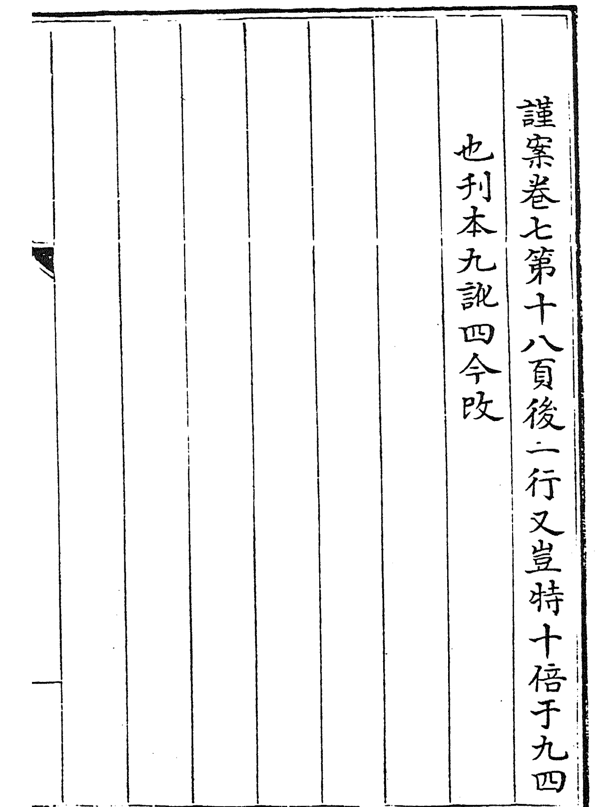
子眞作為政論有曰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寛致平則其於不服也而征之此君道之宜也程曰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又曰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盖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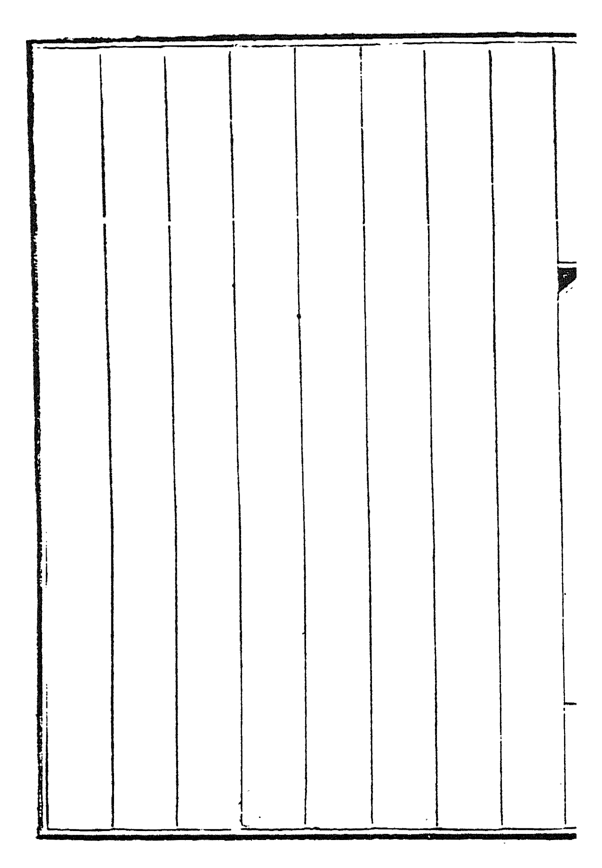
六謙德也上謙之極位也以謙德而處極位此執謙

者之所不安也故鳴其未得之志雖然當是時也順五之命用坤之衆行師於外以征邑國之不服者而不安其居於上焉則未得之志可以少紓矣又況當是時也謙柔既極不可過用謙柔過用謙柔則謙以取侮柔而不植非大中之道也故謙於六五上六皆以利用征伐為言盖所以救謙柔之過也

童溪易傳卷八



謹案卷七第十八頁後二行又豈特十倍于九四也刊本九訛四今攺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于飛熊